

超人類主義的
“人與天一”式審度

Rethinking Transhumanism
from Zhuangzi's Idea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張萬強

Zhang Wanqiang

Abstract

Professor Wang Jue reflects on transhumanism through the Confucian idea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roposes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that we should supervise the formation

張萬強，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講師，中國西安，郵編：710071。
Zhang Wanqiang, Lecture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Humanities, Xidian University, Xi'an, China, 710071.

《中外醫學哲學》XIX:2 (2021年)：頁 129-13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19:2 (2021), pp. 129-133.

© Copyright 2021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our posthuman future. I agree with this suggestion. Here, I discuss transhumanism using Zhuangzi's idea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concept of immortality. My conclusion is that from Zhuangzi's point of view, it would be wrong to use technology solely to plan and control the future of mankind;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Zhuangzi is an anti-technologist. I think Zhuangzi's ideas offer limited support for the Confucian suggestion that we should supervise the formation of our post-human future.

NBIC 等前沿科技的進展，正使人以技術手段克服自然機體固有界限的欲圖，從科幻走向現實。面對此類以增強人之狀況為目的的技術運用，人該何去何從？或許，人們可以持一種樂觀立場，擁抱科技所帶來的機體進化機遇，先行籌劃並主動“製造”更完美的機體，以便過一種能擺脫老、病、累、笨等過往煩惱的後人類生活。但此類以技術手段增強機體的做法並非必然盡善盡美。其可能產生的倫理風險之一就在於，類似基因剪輯這樣的不可逆轉的技術手段，若施與到機體的創生活動之中，是否會危及到人的主體性，進而對我們當今所珍視的自由、尊嚴、和諧等價值理念，及至民主政制，形成解構性的挑戰。對這些關乎未來時代人與技術間關係之議題的反思，就構成了超人類主義思潮所要討論的主題。(王珏 2021)

討論超人類主義主要有生物進化主義與保守主義兩條路線。此二者互為辯難，共同推進著對人運用技術之界限何在的理論反思。那能否基於中國傳統哲學的“本土”與“他者”立場，來反思超人類主義呢？王珏教授對此作了極富創見性的探索。她試圖通過引入儒家的“天人合一”理念，以糾正進化和保守兩種主張所陷入的偏狹，並宣導一種如何監管後人類未來的儒家方案。依她所見，超人類主義實出於一種“天人對立”的錯誤設定。儒家既不會認同保守主義所固執的治療與增強、自然與人為之間的劃分，以期形成對前沿科技的倫理約束；也不會像進化主義那樣，聽憑技術來宰製人類未來。儒家的後人類未來監管方案，表現為道德知識優先於科技知識，發展“適生”科技，確立“科技向善”

這三條原則。(王珏 2021)我認為，此一立場可以被概括為一種受人文理想約束的審慎的前沿科技發展與使用策略。

接續王珏教授的這一致思理路，我試圖援引莊子“人與天一也”的理念，以作為用本土倫理思想反思超人類主義的一點補充。

莊子主張“人與天一也”(《莊子·山木》)¹，強調個體生命與天地萬物、個體行為與自然本性之間的一體性。從生成說，人之生命與天地萬物都只是氣的聚合與離散。《知北遊》曰：“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從生存說，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居處、行為、情緒的無度，都受制於氣的聚散阻滯。故而，人面對“不知吾所以然而然”(《達生》)的生命，應遵循“與天一也”的認識與行為之道。由此出發，莊子區分了“自然”與“人為”，“自然”即人與萬物生而有之的機體，如牛馬生來有四隻腳；“人為”即刻意去改變人或物的機體狀況，如“絡馬首，穿牛鼻”。以“人為”去改變“自然”，實是“以人滅天”、“以故滅命”(《秋水》)，即對生命起源與本真的忘卻。《天地》有言：“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機械、機事、機心或可對應於技術物、技術實踐和技術思維，人若長期習熟於技術，難免就會墜入到以算術來籌劃和操縱一切的控制論思維，從而忘卻天地萬物與個體生命間的意義勾連，並讓自身欲求陷入到與自然生命的不可調和的巨大張力之中。這種張力的撕扯又會催逼人去追求更高階、更可控的技術，以便實現對機體的迭代式增強。而實現技術層面上的自我增強與控制，又構成了生命的全部意義或唯一目的。據此觀之，超人類主義所強調的以前沿技術來實現人類機體的自我增強，在莊子看來，無疑就是一種以“人為”去對抗“自然”的“機心”了。

(1) 下文在引用《莊子》原文時，只注明篇名。

莊子將能實現“人與天一也”的人稱為“真人”。“真人”即那些能順應自然，不為物事所絆，不為情欲所困，不為生死所累，實現了“天與人不相勝”之人。為了更好說明“真人”的品相，莊子刻意描繪了“畸人”，(郭沫若 1954, 173) 如身體扭曲的支離疏，容貌醜陋的哀駘它等。“畸人”的相貌令人驚恐，但皆深受美女示愛、人民欽慕、君主延攬。此中的反差意在說明“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德充符》)的重要性，即順應自然生命本真的體“道”之德，就能化醜為美，化殘為全，進而迸發出無窮磁力。與之相較，若按機體增強的欲求層級來說，“畸人”更應憑藉前沿技術去實現機體增強。但如此一來，“畸人”也就不再是能“與天一也”的“真人”，而是變為被形體、物事、生死所累的庸人了。反過來，若以“真人”審度“後人類”，則更會讓人體察到單純依賴技術增強來全身立命的無奈與無聊，以及機體之於精神或者說生命意義的徹底抽離所導致的虛無感了。

“真人”對於“後人類”的此種審度，是否又意味著莊子持一種徹底的反技術立場呢？乍看起來，似乎如此。但若深究，莊子所要反對的與其說是技術及其運用，還不如說是人對技術的單純依賴所招致的生命意義迷失。正如“庖丁解牛”所顯示的，“技”可“進乎道”而成為實現“天與人一也”的重要方式。即便是在莊子所期許的至德之世，“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馬蹄》)，“織”、“耕”這樣的技術活動也應得到充分的發展與運用。或許，莊子在反對那些因聽憑技術來籌劃與控制人類未來的不當之舉的同時，也會支持那些能合乎“天與人一也”的“自然”、“和諧”狀態下的技術創制與運用。(吳智、陳凡 2009, 83) 推而言之，面對“無可逃於天地之間”的人間世，莊子或許也會有限度地支持監管後人類未來的儒家方案了。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王 珏：〈儒家視角下的超人類主義反思——如何監管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中外醫學哲學》，2021年，第XIX卷，第2期，頁101-128。
WANG Jue. “A 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ranshumanism: How to Regulate our Posthuman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Vol. 19, No. 2, 2021, pp. 101-128.
- 吳智、陳凡：〈莊子技術思想厘清〉，《自然辯證法通訊》，2009年，第5期。
WU Zhi and CHEN Fan. “Clarify the Technical Thought of Zhuangzi,”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No. 5, 2009.
- 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GUO Moruo. *Ten Critical Essays on the Study of Pre-Qin Thought*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4).